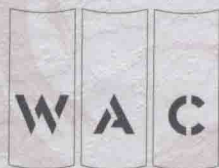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World Academic Classics

世界学术经典·英文版

〔英〕科林伍德 著

历史的观念

张旭 肖志兵 导读 注释

上海译文出版社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英〕科林伍德 著

历史的观念

张旭 肖志兵 导读 注释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的观念: 导读注释本=The Idea of History:

英文 / (英) 科林伍德著; 张旭, 肖志兵导读注释. —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8

(世界学术经典系列)

ISBN 978-7-5327-8193-5

I. ①历… II. ①科… ②张… ③肖… III. ①历史哲

学—英文 IV. ①K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22585号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历史的观念(导读注释版)

[英] 科林伍德 著 张旭 肖志兵 导读 注释

责任编辑 / 谭春惠 装帧设计 / 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75 插页 6 字数 418,000

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册

ISBN 978-7-5327-8193-5/K · 271

定价: 138.00元

本书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0-86683980



World Academic Classics

世界学术经典·英文版

总策划 / 总主编

庄智象 林骧华



上海时代教育出版研究中心 研发

Shanghai Epoch Education Publishing Research Center

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
| 卫乃兴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 汪义群 | 上海外国语大学 |
| 马 萧 | 武汉大学 | 张 旭 | 广西民族大学 |
| 王东风 | 中山大学 | 张绍杰 | 东北师范大学 |
| 王守仁 | 南京大学 | 张春柏 | 华东师范大学 |
| 王俊菊 | 山东大学 | 陈开举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
| 文秋芳 | 北京外国语大学 | 陈国华 | 北京外国语大学 |
| 方梦之 | 上海大学 | 陈法春 | 天津外国语大学 |
| 石 坚 | 四川大学 | 陈建平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
| 卢思源 | 上海理工大学 | 林骧华 | 复旦大学 |
| 叶兴国 |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 罗选民 | 清华大学 |
| 朱永生 | 复旦大学 | 胡文仲 | 北京外国语大学 |
| 朱 刚 | 南京大学 | 胡壮麟 | 北京大学 |
| 仲伟合 | 澳门城市大学 | 洪 岗 | 浙江外国语学院 |
| 华先发 | 华中师范大学 | 秦秀白 | 华南理工大学 |
| 庄智象 | 上海外国语大学 | 原一川 | 云南师范大学 |
| 刘正光 | 湖南大学 | 钱定平 | 德国科布伦茨大学 |
| 刘世生 | 清华大学 | 殷企平 | 杭州师范大学 |
| 刘建达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 黄国文 | 华南农业大学 |
| 刘海平 | 南京大学 | 黄源深 |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
| 祁寿华 | 美国西康涅狄格州立大学 | 黄震华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
| 孙有中 | 北京外国语大学 | 董洪川 | 四川外国语大学 |
| 严 明 | 黑龙江大学 | 蒋洪新 | 湖南师范大学 |
| 李绍山 | 原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 | 程 工 | 浙江大学 |
| 杨元刚 | 湖北大学 | 程晓堂 | 北京师范大学 |
| 杨信彰 | 厦门大学 | 程爱民 | 南京大学 |
| 杨惠中 | 上海交通大学 | 程朝翔 | 北京大学 |
| 束定芳 | 上海外国语大学 | 虞建华 | 上海外国语大学 |
| 何兆熊 | 上海外国语大学 | 潘文国 | 华东师范大学 |
| 何其莘 | 北京外国语大学 | 戴炜栋 | 上海外国语大学 |

世界学术经典（英文版）

总 序

书之成为经典，乃人类在不同时代的思想、智慧与学术的结晶，优秀文化之积淀，具有不随时代变易的永恒价值。有道是读书须读经典，这是智者的共识。

对于中外经典著作中的思想表述，仅读外文书的中译本或文言著作的白话释文是不够的，尤其是当误译、误释发生的时候，读者容易被误导，或望文生义，或以讹传讹，使原有的文化差异变成更深的文化隔阂。因此，在“世界学术经典（英文版）”的选目中，大部分作品为英文原著；原作是其他语种的经典，则选用相对可靠的英文译本；至于中国古代经典，则采用汉英对照的方式呈现，旨在向西方阐释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其中，精选的中国经典是整个系列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这一部分的经典，才真正体现出“世界性”。

以原典和英文方式出版，是为了使读者通过研读，准确理解以英文表达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力求避免舛误，进而通过批判和接受，化为智慧力量。这有利于思想的传播，裨益于新思想的产生，同时亦可提高英语修养。

经典名著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以下几点意义值得一再重申。

（一）学术经典提供思想源泉

两千六百年来，世界学术经典凝聚了人类思想的精华，世世代代的优秀思想家以他们独特的见识和智慧，留给后人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思想源泉。从老子、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降，天才辈出，思想闪光，精彩纷呈。思想界的大师、名家们在人类思想史传统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启发后人开拓新的思想领域，探究生命的本质，直抵人性的深层。随着人类思想的不断成熟和完善，各个学科领域的理论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价值论等维度不断深化。后人继承前人的思想，借经典的滋养保持思想活力，丰富和发展前人的观点，使之形成一波又一波的思想洪流，从而改变人的思想和世界观，改变人类社会的进程。历史已经证明：人类社会的进步，思想的力量大于一切。

（二）学术经典传承精神力量

经典名著中蕴含的人类精神，传承的人类守望的共同价值原则和社会理想，在每一个具体领域里都有诸多丰富的表述，它们从整体上构成了推动人类进步的精神力量。研习和传承人类两千六百多年来的优秀思想，并将它化作求新求变的灵感，是人类文明的要义所在。仅有技术进步，还不足以表明人类的文明程度。若无优秀的思想底蕴，人类存在的意义将大打折扣。

中国思想传统中的基本理念和西方思想传统中的基本理念分别形成了东西方两大具有普遍价值的道德观念和价值系统。值得注意的是：（1）这两大道德系统应该是一个互补、互鉴的整体，两

者都不可偏废，因为人类的思想是个多元整体。任何一个民族，缺少其中之一，在精神上都可能是不完整的；(2) 这些基本理念都不是抽象概念，它们都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并且必须由实践来考察，否则就很难体现其价值。

精神传承必然是一种自觉的过程，它靠习得，不靠遗传，因此我们需要研读经典。

(三) 学术经典构成文化积淀

“文化”包含三大部分：(1) 思想与精神现象；(2) 制度与习俗；(3) 有形的事物。学术经典是对思想与精神现象的归纳和提炼，对制度与习俗的探究和设计，对有形事物的形而上思考和描述。

每一个学科领域的经典著作中都会提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直面人的困惑，思考人类社会的疑难，在新思想和新知识中展现人类的智慧。当这些思想成果积淀下来，就构成人类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文化不只是制度或器物的外在形式，更重要的是凝结在其背后的精神与思想。

每一个学科的学术本身都要面对一些形而上的（超越性的、纯理论性的）文化问题。在很多人看来，理性的思考和理论的表述都是很枯燥的，但是热爱真理并且对思想情有独钟的人会从学术经典的理论中发现无限生动的天地，从而产生获得真理的快乐，这才是我们追求的真正文化。

大量阅读经典名著是一种学习、积累文化的根本方法，深度阅读和深刻记忆能使文化积淀在人的身上，并且代代相传。假如

这一过程中断了，人世间只剩下花天酒地、歌舞升平，文化也就湮灭了。

（四）学术经典推动社会进步

毫无疑问，凡属学术经典，都必须含有新的学术成果——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或者新探索。这样的原创性学术成果越多，人类的思想就越深邃，视野越开阔，理论更全面、完美，方法更先进、有效，社会的进步才能获得新的动力和保障。

人文主义推翻神学，理性主义旨在纠正人的偏激，启蒙精神主张打破思想束缚，多元主义反抗绝对理念。各种新思想层出不穷，带来了学术的进步，启发并推动了更大的社会变革。这些原创思想在历史长河中经过漫长的时间考验，成为经典，在任何一种文明中都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动力。

当我们研读完一部学术经典，分析和归纳其原创的思想观点时，可以很清晰地理解和感悟它在同时代的环境里对于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有着何种意义，以及它对当下有哪些启迪。

相比技术的发展，思想并不浮显在社会的表层，它呈现在书本的字里行间，渗透于人的心智，在人的灵魂中闪光。每当社会需要时，它能让我们看到无形的巨大力量。

温故而知新。今日世界纷乱依旧，但时代已不再朦胧。人类思想史上的各种主张，在实践中都已呈现清晰的面貌。当我们重新梳理各种思想和理论时，自然不会再返回到“全盘接受”或者“全盘否定”的幼稚阶段。二十一世纪人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需要优秀思想传统的支撑，并通过批判继承，不断推陈出新，滋衍出磅礴之推力。

我们所选的这些学术经典，成书于不同的时代，代表了不同的思想与理论主张。有些著作带有时代烙印，有其局限性或片面性；有些观点不一定正确，但从另一个方面显示出人类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各门学科建立、各种主张提出之后，都曾经在历代思想的实验场上经受碰撞和检验，被接受或者被批判。我们的学者需要研读这些书，而青年学生们的思想成长更需要读这些书。当然，批评与分析是最有效和最有益的阅读方法。

有鉴于此，我们希望“世界学术经典（英文版）”能够真正做到“开卷有益”，使我们自己在潜移默化中都成长为有思想、有理想、有品位的人。

上海时代教育出版研究中心

2018 年 10 月

导 读

张 旭 肖志兵

罗宾·乔治·科林伍德 (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1889—1943), 英国哲学家、史学家、考古学家和美学家。1889年2月22日生于英国兰开郡的格兰奇奥沃桑茨 (Grange-over-Sands), 1943年1月19日卒于兰开郡的科尼斯顿 (Coniston)。父亲科林伍德 (W. G. Collingwood) 为艺术家和考古学家, 曾任英国著名作家兼艺术评论家约翰·拉斯金 (John Ruskin) 晚年的私人秘书。母亲为艺术家和才华横溢的钢琴家。他早年入读拉格比公学 (Rugby School), 后毕业于牛津大学哲学系, 1912—1934年任教于剑桥大学布鲁克学院 (Pembroke College)。1934年担任英国科学院院士, 1935年接替史密斯 (J. A. Smith) 任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 (Magdalen College) 形而上学教授 (Waynflete Professor of Metaphysical Philosophy), 自此在牛津大学讲授哲学与罗马史。1941年在牛津大学退休。1943年1月9日去世, 终年54岁, 葬于科尼斯顿教堂他父母和拉斯金墓之间。

科林伍德学问渊博, 著述丰赡, 在神学、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哲学等领域贡献颇大。1913年他英译了意大利哲学家和美学家克罗齐 (Benedetto Croce) 的著作《吉安巴蒂斯·维科的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Giambattista Vico*), 他的哲学和历史学著作主要

有《宗教与哲学》(*Religion and Philosophy*, 1916)、《精神镜像, 或知识地图》(*Speculum Mentis; or The Map of Knowledge*, 1924, 又译《心灵之镜》)、《艺术哲学》(*Outlines of a Philosophy of Art*, 1925)、《罗马时代英国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Roman Britain*, 1930)、《论哲学方法论》(*An Essay on Philosophical Method*, 1933)、《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 1936)、《艺术原理》(*The Principles of Art*, 1938)、《自传》(*An Autobiography*, 1939)、《形而上学》(*An Essay on Metaphysics*, 1940)、《新利维坦》(*The New Leviathan*, 1942)、《自然的观念》(*The Idea of Nature*, 1945) 和死后出版的《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 1946)、《艺术哲学论文集》(*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Art*, 1964)、《历史哲学论文集》(*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1965)、《信仰与理性: 宗教哲学论文》(*Faith and Reason: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 1968)、《政治哲学论文集》(*Essay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1989)、《历史原理》(*The Principle of History*, 1999)、《迷狂哲学》(*The Philosophy of Enchantment*, 2005), 等等。

科林伍德是西方分析历史哲学的典型代表, 前期主要钻研纯神学和哲学, 后来研究兴趣逐步转移到史学理论。而他的史学原理源于他对考古实践的反思。科林伍德尝试引入哲学的思维方式, 考察和探求历史认识能力及其性质, 以期对史学研究发动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a Copernican revolution)。他的思想对 20 世纪的西方历史理论和艺术理论有较大影响。

《历史的观念》一书是科林伍德的代表作, 全面论述了历史观念的发展过程和他的历史哲学观点。科林伍德生前没有获得他作为哲学家应当得到的认可, 而被视为一位边缘化的观念论者(idealist)。然而, 他的《历史的观念》一问世, 立刻博得了

众人的关注，成为史学理论家们关注的重要著作之一。沃尔什（W. H. Walsh）、鲁宾诺夫（Lionel Rubinoff）、戈尔登斯坦（L. J. Goldstein）、杜森（Jan van der Dussen）等西方史学家都曾撰文评述，足见此书影响之深远。

《历史的观念》是作者死后，由学生诺克斯（T. M. Knox）根据其讲稿、演说等编辑而成，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最初一部分是 1936 年写的 32 篇关于历史哲学的讲稿，其中一部分是有关近代的历史观念如何从希罗多德发展到 20 世纪的历史之说明，另一部分论及对史学的性质、题材和方法的“形而上学的后论”或称哲学的反思。1937 年，作者考虑把这部书写成讨论“史学作为一门特殊科学的主要特点”，主要讨论历史哲学与其他专门科学的关系，特别是它与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以及它对现实生活的意义。1940 年，科林伍德修订了 1936 年的一部分手稿，并更名为《历史的观念》，拟把它作为《自然的观念》的姊妹篇。可惜由于他的去世，这一工作未能完成。1978 年，科林伍德的家人将其多达 4 000 页的手稿、笔记等文献资料捐藏于牛津大学的波德雷安（Bodleian Library）图书馆。荷兰学者杜森等人最早开始对这批文献进行研究，从中发现了《史学原理》一书的部分原稿，以及科林伍德数次讲授历史哲学课程的讲义。经科林伍德家人同意，杜森重新编订了《历史的观念》，将新发现的历史哲学讲义附录于后，并撰写了科林伍德相关著作、手稿的内容及语境，指明诺克斯编辑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这部增补版《历史的观念》于 1998 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印行。

“历史哲学”这一名称由伏尔泰在 18 世纪创造。他的意思不过是指批判或科学的历史，是历史学家用以决定自己想法的一种

历史思维的类型，而不是重复自己在古书中所提到的故事。黑格尔和 18 世纪末的其他学者也采用了这一名称，但是他们赋予了它另一种不同的意义，把他看作仅仅是指通史或世界史。在 19 世纪的有些实证主义者那里找到这个词语的三种用法，即历史乃是发现支配各种事件过程的一般规律，而历史学的职责则是复述这些事件。科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的中心思想是科学史学，同时也是历史哲学的一种写法。它集中反映了作者分析和批评历史哲学的主要观点，是分析的、批评的历史哲学学派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被西方哲学界誉为“英国人对现代历史哲学的唯一贡献”，“现代最重要的历史启示”。全书由导论和五篇共四十四节构成。第一篇为希腊罗马的历史编纂学，第二篇为基督教的影响，第三篇为科学史学的滥觞，第四篇为科学的史学，分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的史学四节，第五篇为后论。其中导论和后论为作者对他自己的历史哲学观点的阐述，而从第一篇到第四篇主要是从古希腊的历史观念到近代的历史观念演变之叙述。

第一部分详细解释历史哲学方面的基本问题，提出他自己对历史哲学所进行的阐释。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观点：哲学是反思的，历史哲学是对历史思维的研究，因而也是反思的。进而他将自己的观点与黑格尔、伏尔泰所提出的历史哲学观点相异之处进行区分：“对哲学家，需要注意的事实既不是过去本身（像是对历史学家那样），也不是历史学家关于过去本身的思想（像是对心理学家那样），而是这两者处于它们的相互关系之中¹。”他试图在哲

1. [英]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 4 页。

学和历史哲学之间顺理成章地过渡，即作者在本书意欲将对史学的性质进行一番哲学的探讨，视历史哲学为某种特殊对象的一种特殊哲学思想形式。此后，他重新阐述了对史学性质、对象、方法和价值观的理解，进一步巩固他所秉持的观点：“一个人不仅应当具有关于历史思维的经验，而且还应当反思那种经验¹”，才能算是真正的史学家。在此，他首先强调了史学家反思历史哲学的必要性，随后逐一解释了史学的内涵、对象、发展的条件以及史学的作用，指出史学是思想的一种特殊形式。史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在过去的所作所为。史学的价值在于它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史学具有自律的特性，史学家有权利和义务以历史科学所固有的方法来下决心，去追寻各种问题的正确答案。史学的自律性取决于史学家的思想是否是自我授权的。

第二部分为第一编至第四编的主体部分，全面阐述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是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²”之观念。作者认为，史学是思想的一种特殊形式。史学的对象是人类在过去的所作所为，即以企图回答人类在过去的所作为问题。史学的价值在于它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换言之，史学家所关心的不是过去的事件，因为事件一旦过去就永不复返，而主要关心“过程”。这个“过程”从过去一直延续不断地发展到现在，即现实是由历史生成的，它囊括了过去全部历史，所以过去并没有死亡，史学家所要研究的仍是现实中的过去。只有在现实

-
1. [英]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2. [英]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5—216页。

的意义上研究过去，历史才有意义。既然史学家考察历史的着眼点在于形成历史事件的行动者之思想，那么要解释这种思想就必须采取“重温往事”或称“重演（re-enactment）”的方法，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但并非简单地重演，更不是任意地或纯属幻想地重演，而是把过去的思想纳入现代史学家的思想之中，史学家需要设身处地去重新思考古人的思想。史学家要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要形成自己的史学价值判断，由此而形成的历史知识就不仅是了解过去事件的前后相续的过程，而是渗入了史学家自己的“价值观念并做出了前人想得对与不对的判断”。作者还认为，历史是人类认识自我的唯一途径。过去的历史过程不是已死的，完全外在的，而是活生生的，可以切身体验的。当然这种活生生的过去本身是无意识的存在，只有通过历史的思想，它才具有意识。通过历史知识所获得的这种自我意识，使人能够知晓他所处历史进程并扩大他对自己现实处境的了解。由于思想和行为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所以这种认识的必然结果就是人的行动可以变得更为有效，更符合理性；另一方面，当现实问题处在没有任何相似的先例可援的情况下，就只有通过历史知识才能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通过分析现实的既定因素和未决成分，即它的必然性和可能性这两方面，历史提供了深入了解现实的途径，因此历史知识是对现实行为进行决策的必要依据。

第三部分提出了历史哲学乃是对历史思维的研究。作者认为，传统史学只是“剪刀加浆糊”的史学，或者说是剪贴史学。换言之，历来史学家的工作不外乎是以剪刀浆糊从事剪贴工作，重复前人说过的话，用不同的排列与组合的方式呈现而已。作者对这种前培根式史学的错误态度和观点做了严肃的批评。他认为就史

料的内容来说，重要的不是它的真伪，而是它的意义。要探求意义，就是要走出剪刀加浆糊的史学藩篱，并进入到另一个境界。在此，历史不是抄袭根据考订过的所谓最完善的史料，而是作出自己的结论。因此，全新的历史思维方式就是要把以往拉杂无序、七零八碎的史学研究，改造成真正能提出明确问题并给出明确答案的史学。即史学家所研究的过去并非已死的过去，而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仍然活着的过去；史学研究任何历史问题，不能不研究该问题的历史思想的历史，即研究前人对该问题的论述，亦即史学思想史；史学家研究得出的历史知识乃是对于浓缩于现今思想结构之中的过去思想的重演，限于现今思想与过去思想相对照产生的某一个层次，史学的目的主要是把过去的思想通过史学家现今的价值判断组织为一套发展体系，史学思维即是史学家在自己的心灵中重建或重演过去的思想。同时，作者还指出，历史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事实、自然现象，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之历史事实，但并非仅仅是现象，仅仅是观察的对象，而是要求史学必须看透它并且辨析出其中的思想来。历史事件是人类心灵活动的表现，史学家必须理解、看透历史事件背后的思想，唯有历史事件背后的思想才是生命和灵魂。自然科学要寻找的是现象的因果之规律，而史学家所探讨的是体现在历史过程中的思想线索。所以传统的史学把史料、史实剪贴在一切，所谓史料第一，如实直书，让史料本身来说话，这种做史料的排列与组合工作都是无益的。作者还对具体历史问题与历史题材问题的论证与论据，史料与史学，史学与历史哲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和论证，进而提出“史学不仅要知其过去的事实，而且要知道自己怎样认识和理解过去的事实（史实背后的思想）”，